

女性藝術家的殿堂

——談華盛頓國立女性藝術家美術館
(The National Museum of Women in Art)

／嚴明惠

本文作者為紐約州立大學 (SUNY at Albany) 藝術碩士及 (F.I.T) 設計碩士



▲MARY CASSATT. "Little Girl in a Blue Armchair."
1878. 35×51.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

▼GEORGIA O'KEEFFE. "Yellow Cactus Flower."
1929. 29¾×41¼. Fort Worth Art Center, Texas



女性在知覺感官、意識、邏輯、思考運作上，無容置疑的異於男性的發展。連帶的女性藝術家作品，也有其獨特的創作原點、領域、特色。雖然，女性自始以來即背負着「第二等使命」的標幟；女性藝術成就長期被忽略、棄置，致使偉大女性藝術家無法普遍。然而在一九七〇年，新女性思潮激盪，開明人士積極發展建設性思想、批判錯誤言論，的確有助於女性從谷底爬升、求變，到了一九九〇年已陸續產生了若干在近代藝術史上頭角崢嶸的傑出女性藝術家，為世界藝壇投入了新的變數。

美國女性運動的整個過程：自本身意識的覺醒、社會權利的均衡化、文化活動的積極參與，都使人刮目相看，女性藝術家也受到問



接、直接的影響而有了新的展現，而事實上，很多女性藝術家本身就是女性主義運動的催生者、支持者或領導者。女性藝術家美術館 (The National Museum of Women in Art) 便是這種天時、地利、人和下的產物，她於一九八一年構想成形、歷經六年的籌劃，於一九八七年正式開幕，而成爲近代值得了解的文化藝術和社會運動的里程碑。

女性藝術家美術館 (NMWA) 在其披荆斬棘的創立過程中，曾引致層出不窮的爭議，如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華盛頓郵報 (The Washington Post)、新聞週刊 (News Week) 等新聞媒體，都曾經就最基本的論點——「性別文化呈現」，開闢專欄討論，引述了不同的觀點。

華盛頓國立女性藝術家美術館，可能是全世界第一所以「性別區分」的美術館。在雛形階段，便

已昭告她的時代來臨。果然不負衆望的，終於在一九八七年五月開幕，前雷根總統夫人南西夫人是博物館榮譽會長 (The titular Head of The Museum's last Three Annual Ball)，並由總統夫人芭拉剪彩，轟轟烈烈地吸引了全國文化界。這是一座用來「榮耀女性在藝術上成就的美術館」，在她的發起詞中堂堂正正的揭示美術館特殊的使命：不僅是女性藝術的祝典，也是對世紀以來，女性藝術之被忽略、被棄置的矯正。美術館的任務，不僅呼籲女性加入活動，拓展藝術的水平線，也積極粉刷女性所接受不平等的紀錄。

The NMWA開幕之後，藝術家、藝術史家、收藏家及美術館專家等都紛紛期待館方能提供高品質的藝術創作，證明女性對文化的貢獻，而她也的確往此目標前進。所收藏的作品，不僅跨世紀、跨國界，也包含正在進行的現代藝術。除

了駐館專業人員外，每一檔特展都另聘顧問策劃活動，態度是嚴謹而審慎的。

美術館座落華盛頓離白宮約兩條街道處，是一座現值一千三百萬美金的建築物，她的前身是男性神社的廟堂，目前永久收藏作品有五百件，一個專屬圖書館，圖書館收藏有女性藝術家履歷、畫冊、攝影、展覽目錄、幻燈片、聲明書等等，這些資料都被電腦化存檔。有一容納二百座位的大廳，可供演講、樂團表演、詩歌朗誦，有六個展覽區，供給永久收藏、或出租場地，有現代藝術、雕塑、版畫、攝影等陳列文物展出，也有供給各州女性藝術家使用之展覽場地，並舉行巡迴展及一連串活動。

The NMWA的主要經濟來源是財團法人，基金會和爲數龐大的會員。到目前爲止，將近八千三百名會員，幾乎清一色是女性，每人提供至少二十五美元的捐款，另

▼MIRIAM SCHAPIRO. "I'm Dabbling as Fast as I Can."
1985. Acrylic and fabric on canvas, 76" x 12".
Collection Bernice Steinbaum, New York



外有五百名左右的會員提供更多的贊助，像全美國最富有的女人Caroline Hurt Schoellkopt，便提供不少慷慨的經濟支持。

美術館的創立者威琳娜·柯·荷勒地 (Wilhelmina Cole Holladay) 是一位高雅、有領導力、肯奉獻、活力充沛的女士，她對於The NMWA的創建和運作有特殊的貢獻，她和她的先生瓦利·荷勒地 (Wally Holladay) 幾十年來致力於女性藝術家作品之收藏。在長年的收藏過程中，她發現許多傑出的女性藝術家被排斥或被忽略。因為這個發現才促使她產生「成立一座專門收藏女性藝術家作品的美術館」的念頭，並把畢生的收藏捐給

美術館。

The NMWA本身是一個極富爭議的目標，到底這個美術館是不是「女性主義運動的機構化」？這種「性別隔離的美術館」會使女性被稱頌？或被責難？「女性」「藝術」，應如何被定義？在美術館成立的過程是不是做了某種妥協？

對於這些問題和反應來自左派、右派、觀眾、藝術家、評論家。在一九八七年一年之中，便有超過二百五十篇的文章，針對此美術館提出討論。部份文章提供了在藝術創作上對女性歧視並產生了令人訝異的統計數字；例如美國女性藝術家佔全國藝術人口百分之38，而在各重要美術館中百分之95到98的作

品卻靜屬男性藝術家。

美國女性運動的領導者之一，藝術家米琳·夏畢羅 (Miriam Schapiro) 就說：「女性要對自己的文化下定義，使自己的成就被認可，也需要對自身的歷史被大眾肯定，更重要的是一種自我價值的認識和要求，The NMWA便是滿足此種心靈訴求的機構。也因為這一份共同的認識，鼓勵了女性更辛苦地從事創作，試着達到男性藝術家已成就的標準，並且耐心等待，直到大眾的認可的來到。

雖然The NMWA本身強調她的存在不是被隔離及否定，而是一個「家」，一個有組織的支持，使女性藝術家奠定地位，及廣被認識和接受。雖然主事者被認為不是政治活動、不是社會運動、不是女性運動的倡導者，事實上也招致了不少反對者的質疑和攻擊。但普遍沈默的大眾大都能接受並肯定她的存在，並認為在喚起注意、加強重心鞏固，The NMWA有發展的必要。等到男女真正平等的時代來臨，她的存在也許就失去效用，自然而然地成為歷史的遺蹟，成為一種奮鬥過程的證明。我們的子女們將會來到此地，對女性藝術史的奮鬥能夠有所認知。

現階段台灣女性自我意識尚待萌芽，女性藝術家蟄伏一隅，雖然有女畫家聯誼會的組織來鼓勵女性畫家廣大的參與，但其才華仍待彫鑿冶煉，更需要廣大社會民衆的肯定與認同。太平洋彼岸女性藝術家風起雲湧的創作活動、熾炙人口的藝術成就、艱辛困苦的心路歷程，一種自由、談辯、公開的風氣，使女性在弱勢逐漸持平的社會中得以相輔相成。反觀台灣的藝術天地，的確有不少可供揮灑的空間，女性藝術家更應努力不輟，期待將來也有中國女性藝術家專屬的殿堂。☞